

溫瑞安著

作品集

方邪真故事

# 杀楚

这人手上  
一个旧的蓝包袱  
用一把长形物体挑着  
那长形的物体  
裹着一层洗得褪了八成颜  
色的蓝布  
想必是剑

他此行是要去偷取一件  
杀死无辜官员王随国的重宝  
他要保持清醒  
所以他不能痛饮  
他不能醉

刚才他听到七发大师

只觉得警惕

听到新眉也来了

算是功夫

但是没有想到

那披发人似是微微一愣  
忽明嘴笑了一笑  
露出一口森然的白牙  
只听他怪异地道  
「杀楚！杀楚，你躺不倒我的」

外传

「你不想死。」

暮鼓钟冷冷地道

# 四大名捕外传方邪真故事

杀楚

◎著 温瑞安 作家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四大名捕外传方邪真故事：杀楚 / 温瑞安 著. — 北京：作家出版社，2012. 11  
ISBN 978-7-5063-6652-6

I. ①四… II. ①温… III. ①侠义小说 - 中国-当代  
IV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233226 号

## 四大名捕外传方邪真故事：杀楚

---

作 者：温瑞安

责任编辑：李宏伟

协力编辑：梁应钟 何包旦 陆破空

装帧设计：|合|和·蒋 艳

出版发行：作家出版社

社 址：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：100125

电话传真：86-10-65930756（出版发行部）

86-10-65004079（总编室）

86-10-65015116（邮购部）

E-mail: zuoji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haozuoja.com>（作家在线）

印 刷：三河市紫恒印装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：142 × 210

字 数：226 千

印 张：10.25

版 次：2012 年 11 月第 1 版

印 次：201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5063 - 6652 - 6

定 价：30.00 元（全一卷）

---

作家版图书，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，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“四大名捕”故事系列，到底有多少部书呢？坦白说，作为作者的我，一时也未能统计清楚。以大家比较熟悉的《四大名捕会京师》为例，目前至少有五十七种不同地区国家的版本，改编为影视漫画等作品也逾十五次。如此换算，“四大名捕”故事至少已写了五十卷以上，字数不少于千万，版本恐也不少于二百种。

可是，其实《会京师》只是二十岁前后的“少作”，只是四位捕头的“开头”前戏。“四大名捕”往后延伸的故事，才是比较能代表这四位似侠非侠、为民除害，当官非官、锄强扶弱，身在庙堂心在野的夹缝人物和他们的遭遇。

比较精悍短小但故事情节也较完整浓缩的，首推《大对决》收录的《谈亭会》、《碎梦刀》、《大阵仗》、《开谢花》。一气呵成，悬念惊栗、推理破案，都在八至十万字内结束，最适合小电影的架构。至于《逆水寒》，则是“四大名捕”故事里长篇架构已完成也较完整的一部，约七八十万字，起承转合，从一个惊变开始，全篇流亡中侠道逆处见情义，最适合影视剧改编。如今国内作家出版社推出全新修订版，便自这两个系列作为一个从头迈进的开始，实在是出版社侠友的明见，而且也应该是最符合作者和读者共鸣的一个版本。

至于“四大名捕”其他系列，已成名的还有几个很为读者所津津乐道或扼腕叹息的故事，例如：《四大名捕破神枪》（《妖红》、《惨绿》等），是尝试以文学诗化的笔触，来写“四大名捕”另一段轶事；《四大名捕战天王》系列，则重回武侠小说文本描叙的法则，去探讨侠骨柔情的试验；《四大名捕外传：方邪真故事》（《杀楚》、《破阵》等），则以正统公案悬念言情的程式，融入反映现代社会中朝野斗争的现实象征里；《四大名捕走



龙蛇》系列故事，则是把一些武侠的特质，还有一些本非武侠的元素，从惊栗、超能、念力、穿越、鬼魅、魔幻到怪力乱神，一一都在二十年前的这些作品里乍浮乍沉地显现。还有最具争议性的《四大名捕斗将军》（即“少年四大名捕”：《少年冷血》、《少年追命》、《少年铁手》和《少年无情》），更成了所谓超新派或新世代武侠小说试炼的兵工厂，什么题材和元素都融会其间，结果读者的反应也很激烈：爱之欲其生，恨之欲其死。不论生死，都大死大活着，使我认为这一番心血，值了。

一九八三年我初赴北京，在金台路书市里，跟几位工作室的侠友，至少找到我没见过或未拜读过的温书版本一百三十七种。一九九四年，沈庆均兄带我去五四书店，那儿有温瑞安小说的专柜，书店老板跟我说：“一讲‘四大名捕’，人人都嗑得，很著名，至少比原作者温瑞安还著名。”

我笑了。

书生爱国非易事，提笔方知人世艰。预支五百年新意，到了千年又觉陈。阿西莫夫说：“一个人必须博学、聪明、有直觉、有勇气、有运气，才有可能发明前所未有的创见。”我觉得，别的我没有，在写作武侠小说上，我借力于前辈的肩膀，还有扎根于读者的步子，总算预支了数十年新意，且不管过了多年是否变陈酿。

二〇一二年六月三十日

国家不幸诗人幸，因为有写好诗的题材。有难，才有关。有劫，才有度。有绝境，才见出人性。有悲剧，才见英雄出。有不平，才作侠客行。笑比哭好，但有时候哭比笑过瘾。文字看厌了，可以去看电影。文艺写闷了，只好写起武侠来。武侠小说是其中一样令我丰衣足食的手艺，使我和同道们安身立命多年，但我始终没当它是我的职业，而看作是我的志趣，也是我的“有位佳人，在水一方”。我始终为兴趣而写，武侠是我当年的少负奇志，也成了我如今的千禧游戏。稿费、版税、名气和一切附带的都是“花红”和“奖金”，算起来不但一本万利，有时简直是无本生意。我用了那么多年去写武侠，其间被迫断断续续，且故事多未写完，例如“四大名捕”故事，但二十几年来一直有人追看，锲而不舍，且江山代有知音出，看来我的读友，不但长情，而且长寿。所以，我是为他们祝愿而写的，为兴趣而坚持的。小说，只是茶余饭后事耳；大说，却是要用一生去历练。

我的作品版本极多，种类繁复，翻版盗版夹杂，伪作假书也不少，加起来，现在手上存有的至少有一千八百多种。

必须说明，这些版本还真非刻意找人搜寻查找的，而是多在旅游路过时巧遇偶得之，或由读者、侠友顺手购下寄赠为念的，沧海遗珠的，肯定要比存档列案者多，而且还多出很多很多。很多版本，跟我这个原作者，不是素昧平生，就是缘悭一面。

我确是写了不少书，根据我的助手和编辑统计，大约不少于八百本，那已可以说是相当“多产”的了，不过，怎么说也未臻近两千本那么“可怕”。我之所以会有那么多部作品，当然是因

为自己还算写得相当勤奋之故。勤奋，是因为投入。当然，投入的动力，是来自兴趣。不管如何，能有近两千万字的作品。出书逾八百部（版本计算），题材包括了：武侠、侦探、文评、杂文、社论、剧本、言情、魔幻、新诗、散文、札记、访谈、传记、影评、书评、乐评、术数、相学、心理、现代、技击、历史、象征、意识流，甚至反小说小说……也算是相当杂芜了。拿这样的篇幅，还有这般的字数，比照我的年龄（我是一九五四年元月一日出生，普天同庆），平均一下，还算是笔耕维勤，夙夜匪懈。肯定是吃草挤奶，望天打卦。既然世道维艰，人情多变，我只八风不动，一心不乱。一支尖笔也许走不了龙但总溜得了蛇，成不了大事但也成得几首小诗，万一吃不了总可以兜着走，没法描出个惊天动地的大时代，绘出张锦绣万里的大前程，但在方格与方寸之间，拿捏沉吟，总还能在穷山恶水之地扒搔出一幅黑山白水的诗与剑的江湖来（我是仍坚持用笔写在纸上的那类作者，别的事可一向坚持与时俱进，惟摇笔杆子跟狗摇尾巴一样更能表白心情，更为直接且有共鸣）。这点我总尽了点力，点亮了几盏荷灯。也许，有人在星云外用超级望远放大镜一瞄，这也能幻化成一道侠义银河来。

可是，多是读者读得快，不知写者创得苦，作者作者，是一字一笔地去寸土必争地创作出一个小小世界、漫漫苍穹、漠漠江湖来的独行者。所以，嫌我写得太慢、出书太缓、续作太久、等得太心急者多。急起来难免催，催起来难免有气。前文已说过，我写得绝不算少，更不算慢，近年来虽然养未“尊”但下笔已然“悠”了些，加上还有自己的投资和生意、事业要料理，最重要的是版权给夺，或出版社停业，或刊物杂志转型，不再连

载小说，有者更加直接，拿了你的书，没签合约就印出来了，或发上网了，然后转头反咬一口，告你侵权。结果，给骂不填坑的又是作者自己，难免有点心灰意冷，如此大环境下，对发表出书，也就没那么兴致勃勃了，而今写下去只为了“要给读者续完”这个强烈的使命，以及还有不因岁月流逝而泯灭的对武侠和创作的兴趣与热情。人生在世，红尘有梦，余波未了，续稿可期。我用此心志来续完我所创作的江湖人物、民间侠客的大结局。

我的作品之所以如此多而庞杂，不仅是因为文类多，连非文字出版的种类也多。如果加上二十部以上的影视作品，还有相关的衍生作品和事物，例如电玩、漫画、连环画、评点、网站、论坛等等，还有即将推出的动画、网游、公仔人形、信笺图像、兵器模型、形象扑克牌、匙扣等相关新鲜玩意，种类之多，衍生之奇，大部分我自己都未曾看过、翻过或玩过。光是这些同道们戏称为“温派衍生的事物”，加上千百计的不同书版，使得我几住处书柜和摆设橱，已突破爆满，难以承受，拥挤颞预。不过，从而又影响、扩大了读者的范围与层面，寰宇频生新事物、心随鼎故速转移，那是随遇而安的温瑞安了。

一个人一支笔（当然换了无数支新笔）占了真假伪盗翻近两千本书，当然写得早也很重要。我早在大马小学时期已发表创作，初中已开始编期刊杂志，中学毕业时已出书三册，虽然当时那儿的华文出版气氛、环境绝说不上太风调雨顺。不过，也因为个人早年辗转各处，浪迹天涯，结缘下来，文字加图像版的“四大名捕”，也从泰文到韩文、法文、英文到日文、巫文、越南文以及新马港澳台等不同版本，光是中国台湾，推出过我书的

就有三十几家出版社，在港也有近二十五家。由于港台新马等地出版风格和读者口味、销售方式并不一致，所以，在包装、行销和分册上很有些不同，例如台出书大可六至八万字为厚厚一大册，在港有时专供书报摊、地铁店的每月小书，则三四万字亦可独立成书，像“少年四大名捕”（一九八九年）就是占激流之先，日后效仿者众。因此在计算书本数字上，也占了不少便宜。不过，港台两处加起来，还不到我在内地的翻盗版本的五分之一。

问题就在这儿。

大概在一九八七年的“四大名捕”故事系列在内地推出以来，翻版、盗版数不胜数，版本良莠不齐，哪怕是授权正版的也未予作者或本人任命的编辑修订更正，盗版假书，错漏百出，更惨不忍睹。就算是授权版本，也是一九九四年校订的，之后有的作品曾经五六次修订，因部分出版成品罔顾作品的重要性，而又蓄意省去作者那区区版税之故，作品绝大部分已是十余年前版本，把近年我多次修订和增删，尤其在作品背景和创作人物秩序上的颠倒、错讹大幅度更正的心血，完全白费。而且，近年来发到网络上去的版本，就是根据这些错舛百出的版本，以讹传讹，变本加厉，以致一些涉猎比较不广泛，未与港台版本比较过的有心但没耐性的读者，指斥百般错舛，然而实则大抵已修正，更是有苦难言。那种所谓“温瑞安武侠全集”（通常还加上“亲自授权”、“最新”、“修订”等字眼），不时在每个地区，每隔段时间，在不同的书市，冠以每一个响亮但可能并不存在的出版社名目，都忽如其来地呈献一套，每每一套十几二十部到三十来部，久之蔚为壮观，就算不刻意收集，手上也存有近八百册不等，终于使

我那座连营屈伸摺叠大书架柜子，都再也挤不下了。中华锦绣，地大物博，人才济济，洋洋自得，卧虎藏龙，十面埋伏，书山字海，皓首穷经，想出正版，大抵勿搏。

一直有出版商催问重出“温书全集”、“温瑞安武侠精品”一事，也一直有“未经授权”但言明版权在握的，继续翻印盗版个日月换新天，使我还真有点兴味索然起来了，因大气候号称确是文明昌盛，重视原创版权、精神文明，但小气候依然盗版气盛，我还是消极作风云笑着，新书写了也不拟出关。

直至遇上了作家出版社。

我到今天，依然为读者而撰写，为知音而创作。有读者认为我高深，其实我只愿曲妙和众。有读者以为我通俗，但我一向以为能善用通俗就是一种不俗。有人觉得我的内容有点残酷，但我只借武侠反映现实，而现实明显要比武侠世界残酷。有人觉得我的语言太诗化，但我本就是想把诗与剑结合，化佛道为禅，融儒墨为侠。有这么多深情的读友，甚至是四代同堂的读友一致维护我的作品，那是我的殊荣；也有新生代的读者，建立了那么多的网站和在杂志上发表那么多精彩的文章来砥砺我，这是我的荣幸。但哪怕无人肯定，像我这种人，写这种作品，走这种路，坚持这么多年，哪怕没有掌声，没有喝彩，我也一定会天荒地老地走下去，我的坚持依然如不动明王，我的信念仍然是似地藏菩萨，我的武侠依然似那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止戈一舞。

时空流转，金石不灭，收拾怀抱，打点精神。一天笑他三五六七次，百年须笑三万六千场。武侠于我是“咬定青山不放松”。作为作者的我，当年因敬金庸而慕古龙，始书武侠著小说，已历

经七次成败起落，人生在我，不过是河里有冰，冰箱有鱼，余情未了，有缘再续而已。

稿于二〇〇三年六月四日端午，重校于二〇〇四年七月中旬：“小楼温派会京师”大聚之时。

修订于二〇一二年出席电影《四大名捕》上海发布会后。

在我的武侠小说作品里，《杀楚》是一个重大的转变。

我没有刻意去追求突破，但当我的思想和生命情调有了很大的变易时，我自然而然地采取了新的方式、新的形式，以求更精确实地表达我想要表达的意思。变，是我的风格，但万变不离其宗，我仍是我，我的风格仍是我的风格。

新派武侠小说到了古龙之后，又开始僵化了，而以武侠为题材的艺术形式，也到了前所未有的闷局和困境。一年内竟无一部武侠电影上映（系指香港一九八五年至一九八六年中期间），到今天可说是一个新的纪录。我自应缅怀：自一九二一年至一九四九年，名家辈出，各擅胜场，如平江不肖生、赵焕亭、顾明道、姚民哀、文公直，到还珠楼主、王度卢、白羽、郑证因、朱贞木，掀起了江湖传奇、民族侠义、剑仙斗法、诡异奇情、帮会技击、文艺哀情等各树一帜、百家争鸣的武侠天地；也理应感慨：自一九五四年起至一九八五年，曾经在港台两地，出现的武侠小说大师如梁羽生、金庸、卧龙生诸家，他们的作品更趋成熟、完整，表现手法更加卓越，尤以金庸集诸家之大成，使武侠小说更步入一个雅俗共赏的文学新境。唯近十年来，只有一个古龙独撑大局、力挽狂澜。一九八五年，古龙病逝台湾，在过去五六年里，他的作品已不如他中期作品光华四射、才华毕露，而渐有力不从心的现象。

“武侠”除了在电视剧偶尔还负隅顽抗、回光返照外，实在已进入了全面的低潮中。如果武侠小说只一味抄袭前人、模仿他人，不思求变，不求进取，那么，在可见的将来，武侠小说可能就成了过去式的名字，回天乏术了。

古龙在多年前就提出，“武侠小说要生存下去，必须求变！”不久之后，他“求新求变”时有佳作，但也偶尔走火入魔、空雷



不雨，不过他对新派武侠小说的贡献，仍然是不可磨灭的。到了今天，武侠小说岂止要变？没有过去，就没有现在；没有传统，就没有现代。“现代武侠小说”不但要吸取传统的养分，还要创造未来的茁壮。

“武侠小说”自汉司马迁《史记》以来，一直用不同的“形式”存在着，有时候成了水浒、三国，有时编为戏曲、说书，有时转为公案、传奇，到今天也成为电影、电视剧、广播剧、舞台剧……单止电影一项，又演变为古代武侠技击、民初打斗、现代拳击、少林功夫、诙谐动作等不同的面貌出现，谁也不知道“武侠”会在什么时候闪一个脸来一个变，也不知道它会用什么形式来闪一个脸来一个变，但它在历史里柳暗花明、绝处逢生，已证明它有亘存的素质，但需要有人来妙造乾坤。武侠小说的文学价值也许有限，但它的可塑性则是无边的。

《杀楚》其实就是“方邪真的故事”。也是《四大名捕》的外传。

一个写作的女孩子曾问过我：“方邪真到底是正是邪？他到底是谁？”答案是“方邪真”本来就又“邪”又“真”，正如这世上许多人一样，他就是方邪真。

稿于一九八六年五月二十九日。香港版《七杀》出版后十九天，并在香港电台改编播放。

校于一九九零年一月二十六日。庚午年大除夕与梁四与何七赴台行。

修订于二〇〇三年十二月初。与无线签订《布衣神相》、《惊艳一枪》电视版权，与“红鹰”签订改编《杀人的心跳》漫画版权，出版港版《少年冷血》修订版。

认识温公子多年。

他的武功天天在变；他的小说也天天在变。

但他的风格不变；温公子还是温公子。

《杀楚》，走进陌生的小径，然后是别有洞天，令人有“道通天地有形处，思入风云变态中”之感。

书中各别致名词，谅有所喻？真的“两岸猿声啼不住，轻舟已过万重山”乎？

“序”宜短不宜长，像裙子离膝一尺最合标准。

读者要看的是温公子的《杀楚》，不是哈公的“序”。

是不为序！

一九八六年于不读书屋

记起时正是忘记

怀念最浓时

没有了怀念，只有再见

像海在最汹涌时

没有了浪只有惊天动地的

寂寞

# 目录·

|      |        |             |      |         |           |
|------|--------|-------------|------|---------|-----------|
| 〇〇一  | 【前言】   | 武侠小说        | 一三八· | 【第十四回】  | 花刺        |
| 〇〇一  | 【序】    | 有限无边        | 一四九· | 【第十五回】  | 花落满地      |
| 〇〇三  | 【哈公序】  |             | 一六〇· | 【第十六回】  | 当轿帘掀开的时候  |
| 〇〇五  | 【引诗】   |             | 一七〇· | 【第十七回】  | 星星·晶晶     |
| 〇〇一  | 【第一回】  | 寂寞、凄落而幽美的歌  | 一八〇· | 【第十八回】  | 宝剑蓝星      |
| 〇一一· | 【第二回】  | 剑光像一句杀人的诗   | 一九〇· | 【第十九回】  | 行雷与闪电     |
| 〇一二· | 【第三回】  | 以绝世之功夫求俗世之名 | 二〇一· | 【第二十回】  | 梦里的飞星     |
| 〇二三· | 【第四回】  | 黑旋风小白       | 二一二· | 【第二十一回】 | 击掌为誓      |
| 〇四四· | 【第五回】  | 依依楼上一惜惜     | 二二二· | 【第二十二回】 | 秦时明月汉时关   |
| 〇五五· | 【第六回】  | 身在洛阳里，当知洛阳事 | 二三二· | 【第二十三回】 | 破体无形剑气    |
| 〇六五· | 【第七回】  | 深碧的剑        | 二四二· | 【第二十四回】 | 只决斗，不杀人   |
| 〇七五· | 【第八回】  | 那一刻的心动      | 二五一· | 【第二十五回】 | 死人未死      |
| 〇八六· | 【第九回】  | 这一刻的动心      | 二六一· | 【第二十六回】 | 横刀立马，醉卧山岗 |
| 〇九六· | 【第十回】  | 七发断眉        | 二七二· | 【第二十七回】 | 相思亭一战     |
| 一〇七· | 【第十一回】 | 三不杀         | 二八二· | 【第二十八回】 | 岸上与水里的敌人  |
| 一一七· | 【第十二回】 | 美丽的花        | 二九一· | 【第二十九回】 | 答案与疑问     |
| 一二八· | 【第十三回】 | 没有眉毛的人      | 三〇七· | 【附录】    | 名捕岂止会京师   |

## 第壹回

# 寂寞、凄 落而幽美 的歌

“杀楚!” “什么是杀楚?” “杀楚是一个人的名字，还是一件东西，一句暗号，一项行动，还是什么都不是?” 崔略商和方邪真本来根本没听说过这两字……